

中華民國六年一月

講演彙編

第九期

京兆尹公署出版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道路改良

說借外債之利害

勸人勿吸鴉片煙淺說

譯梁任公國民淺訓

自治(一)

照登

法令淺釋

捐貲興學褒獎條例

說人民不明白法律吃虧處很多

國民常識

婚姻宜慎始

初等小學校的功課合功課的用處

選

選

選

選

講演彙編

目次

講演彙編

目次

人格修養

女學不興之害

戒賭博

生計指導

京兆設立工藝傳習所的意思

現今爲我國貿易的好時機

陋俗改良

婚喪應破除弊習

勸人不可專靠祖父遺產

選

道路改良

(續前期)

第二樣 是水路 論我們中華民國的大勢 南方多水利 北方多水害 南方的水利 可以澆稻田 可以澆菜園 江湖之中 更可以行船 真是天生的寬闊平坦大道 那靠近江湖的莊村也都開一道溝或兩道溝 通到江湖裏 設閘設壩 引進水來 一家一隻船 或是幾家一隻船 如有往來 水上行走 莊稼時候 一切搬運 行船如行馬 拉船如拉車 這些以水爲路的便利 誠爲北方所不及 但是我們也不可全然不講究 如北京東便門外 前往通縣的河 本不能行船 事在人爲 添上五閘二壩 就能行船了 行船可以載客 也可以裝貨 也可以搬運莊稼糞土 由通縣至天津的運河 與京南的永定河 還有許多著名的河都該仔細調查 已經行船的 要加推廣 未經行船的 要加提倡 該挖的要挖 該修的要修 該設法合而爲一 增添水量的 要合而爲一 遇有破隄開口 奪了大流 有礙行船 難以堵塞的 也該查考情形 是不是因爲大流淤塞 若果因大爲流淤塞 也要掘而通之 那破隄決口之處

自然容易修理 大家總要曉得 能多開拓一條水路 就多添一分大利 大河如此 小河也當留意 如那西直門外 通玉泉山的河 橋閘以上 水勢不淺 附近居民 如肯注重船務 當比着養馬行車 儉省若干 怎麼必定要說北方多水害呢 第三樣 是山路 這山本是大利所在 因為道路不便 該栽的樹 就不能栽 該芟的草 也不能芟 以致光溜溜的 成了個禿頭廢物 附近的人 總該多修盤道 豫備上山辦理一切 方不至深入寶山空手而回呀 至於山旁的大路 常遭水冲 多堆亂石 行路甚苦 也該由首事人 於農忙以後 多費些心收拾收拾啊 第四樣 是馬車 鐵路 這鐵路是跑馬車的 並不是跑火車的 馬車跑在鐵路上 無論搬運什麼東西 可以省一半的力 比仿平常四匹馬拉得動的 在鐵路上 兩匹馬拉得動了 起頭雖是多化幾個錢 但每輛車可以省下兩匹馬 而且又省工夫 日子久了 包補過來 還能有餘 況且是馬車用的鐵轍 又輕又窄 沒有火車那樣大的化費 只須略照火車輪子的樣兒 把馬車輪子一改就成 外國未行火車以前 多有這樣的鐵路 直

到於今 還是不少 現在吾們中國的奉天 也有這種鐵路 來往很是便利 每年也很賺錢 我們若能仿造起來 在莊農上有用 在各城鎮的生意上 更是有用 要緊的是不修則已 修就必須兩道 一道做去路 一道做來路 纔免了兩來碰頭無處躲閃 至於橋梁渡船 更該加意 常有幾步泥水 要繞灣若干里路纔能通過的 更有故意鬧成泥水 希圖背人賺錢的 秋末春初 以及冬令 橋梁渡船 無理無法 訛詐人的 更是不少 橋分幾等 有石橋木橋草橋邁橋 邁橋所隔 幾步泥水 無論何人 用幾筐土 或是幾塊磚石 就可以教人邁過去 別人不邁 就是地主的責任 若那草橋木橋石橋船渡 該是村長合首事人管理 該辦的時候 一定要辦 該湊錢的 也不能不湊錢 總要不防礙行人 又不勒索行人 這纔算得是真正道路改良 要知道衣食而外 就是道路要緊 斷路截道 便是一種惡劣行爲呀 (已完)

一鹿指揮羣獅不如一獅指揮羣鹿(斯亞利士)

天之生人必具全人之才無論何人必有全人之萌芽善教育者愛護此

萌芽而教育之(康德)

禁烟詞一

鴉片名爲粟看枝枝花開紅艷汁含奇毒毒汁熬成膏後
粒粒從容燒熟產地在西方天竺運到中華千萬里捨金
錢便食同胞肉窮吾國弱吾旅百年嗜染成風俗到前清
光宣時代禁烟期促十載雙方嚴訂約還算英人交篤種
販吸鏟除從速莫使新邦留點污靠諸君大衆來收束勿
再犯貽羞辱

說借外債之利害

國家當民力枯竭 財政困難的時候 若想着救濟目前 利益將來 固然是非借外債 (國家借外國的錢 叫做借外債 比方 我們中國借了日本一百萬元 這一百萬元 就是外債) 不可 但是借外債一事 關係國家的強弱存亡 要是用當了 就可以轉亡爲存 變弱爲強 倘若用之不當 可就不堪設想了 在下今天 把外債的好處 及外債的害處 同埃及借外債亡國的故事 詳詳細細 給大家說說

要說外債的好處 全在用之得當 比方以借來的債款 用之於生利事業 像什麼立工廠啦 開礦產啦 墾荒地啦 興水利啦 修鐵路建橋梁啦 改良舊有的物品製造 啦 都是相宜的 因爲立工廠 可以容納無職業的貧民 使他生利 開礦產 可以開天然的富源 取用無窮 墾荒地 可以利耕作 興水利 可以便灌溉 省人工 修鐵路建橋梁 可以使交通利便 商業發達 改良舊有的物品製造 可以期望銷路寬廣 假若以借來的債款 用之於這幾種事業 再以這幾種事業所生的子錢 償還

人家的母債 自然債務的擔負 一天比一天輕減 固有的財源 一天比一天發達 這豈不是借外債的好處嗎

至於外債的害處 都是因爲用之不當 那樣是用之不當呢 例如以借來的款項 還賠款咧（人家受了損失 要咱們賠償 賠償的金錢 就叫賠款 如甲午那年 我們中國 賠日本兵費二百兆兩 庚子那年 中國賠德奧日本等十二國 四百五十兆兩 就是）修宮殿咧 買玩物咧 運動變更國體 坐大皇帝咧 購刺客 製寶座咧 這幾種事情 都是分利的事業 俗話說是只見出不見入 就是這種 不能生利 拿什麼償外債呢 既然是無法還債 能說不受債主的指揮嗎 說這是外債的害處 誰說不對呢

大凡國家借債 大半是因爲財政不足 因不足而借債 就該當以借來的金錢 用之於生利事業 使生產的利息 補原來的不足 再有了膽餘 連本帶利 一齊清償 必如是借債才有效益 才有好處

若是拿着不心疼的債款 隨意揮霍 亂糟一氣 但求目前的快樂 不顧國民他日的死活 只怕債款雖多 也不難到手淨盡 將來破產亡國的慘禍 吾恐怕是萬難免的 列位要是疑這話說的太過 請聽我說說那借外債亡國的一段故事 自然就不疑了 西洋有個著名的古國 叫做埃及 那埃及國 在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的時候（西洋人多信耶穌教 以耶穌降生之年爲紀元元年 耶穌降生前 稱紀元前多少年 耶穌降生後 稱紀元後多少年 此處之一千八百六十年 是從耶穌降生以後 說）借了外債二千八百五十萬打拉（打拉是埃及的土話 就是洋元 一打拉合中國洋元兩塊）埃及國王 因這筆款項 來的甚是容易 所以款一到手 就任着性兒亂用 不多日子 就花了個一乾二淨 以後財政如何整理外債怎麼償還 他是滿不在意（稱得起大肚子無怪乎坐皇帝）趕到花完之後 又向英法兩國 借債 統共借了九千零四五萬打拉 這時候兒埃及的上國土耳其 聽說他的屬國埃及 幾年的工夫 借了人家這們多的錢 若是不干涉干涉 恐怕將來 必有後患 土耳其國王 就趕緊下了

一道上諭 叫埃及國君臣 急速想法子 償還外債 還清之後永久不准再借了 那土耳其 是埃及的上國 上國下了意旨 屬國焉敢不遵呢 誰知到埃及遵守上國的意思 不借外債 外國偏願意借的埃及（居心不測）於是乎各國大資本家 就花了若干金錢（按西洋史記載 花了四百五十萬打拉）竭力的運動土國 才把土耳其運動的不禁止埃及借外債了 諸位請想 其中若沒有大大的利益 誰肯花許多金錢 買着叫人借債呢 一定是有大利可言 不用細講 且說埃及國王 聽說土耳其不禁止了 自己心中大悅 從此就由着性兒 大大的借起來了 又加上英法兩國在埃及作顧問官的 從中鼓動 竭力慫恿 他慫恿埃及國王的話 極其好聽 並似乎有些道理 是什麼呢 就說埃及國窮了 想着富非變法不可 變法準得花錢 花錢能以不借債嗎 你想埃及王 聽見這灌米湯的話 有不採用的嗎 所以埃及國王 就痛痛快快的借了一筆三千五百七十萬打拉 又借了一筆四千萬打拉 埃及王覺着有了錢啦 於是乎貪權取樂的事情 無所不爲 後來到了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八年 各國領

事官 給埃及王出主意 勸埃及王把貨物稅加了三倍 入丁稅加了兩倍 七濼八湊 湊的款項 漫說是償清本錢 那小小的利錢 都還不清（利錢雖說小 架不住欠債多）債主又逼埃及國王 變賣自己私有的各種產業償還外債 那埃及坐官的先生們 幾個月 全都不能領薪 直弄得全國官員百姓 怨聲載道 趕到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九年 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各國債主 說埃及官員 老朽無能 不堪再用 一齊都換了外國人 外國人在埃及作官的 足有一千三百二十多人 吃得俸祿 每年總不下一百八十六萬五千打拉 又向埃及國王 說埃及兵無用 不如盡行 裁去 還可以節省軍餉 其實要叫埃及的君臣百姓 都離心離德 才是他們的本意哩 這還以為不足 又代埃及王出主意 清丈地畝 每畝加捐 故意的擾害百姓那百姓們 無可如何 只得買牲口 鬻子女 救濟目前苦况 豈知變賣之後 還是不能救窮 餓死的人 橫躺豎臥 這時候兒 各國債主 仍然逼埃及王還錢 百姓們萬般無奈 只得反了 於是那堂堂文明之國 藉口埃及王不善管束 不得不替他管束 帶

着大兵 來到埃境 那埃及的兵 早裁完了 人也多半餓的走不動了 還有什麼人
 攔當的住 不用一刀一槍 就把埃及國佔了 拿住埃及王 教他壓着不服的百姓
 降服外國 從此後 這埃及國 就算完了 唉 好一個滅國新法 不用一刀一槍
 拿着放賑的手段 就把埃及滅了 你說奇不奇呢 這就是借外債亡國的一個例子
 但是這種事情 也不能淨怨人家何以呢 假若埃及的君臣 勵精圖治 把那債款的
 用途 仔細的打算打算 當用的使用 不當用的 休要胡用 吾知到外國債主 雖
 說強硬 架不住我到期就還 怎見得借外債 就必定亡國呢
 就此看來 借外債這件事情 是無一定利害的 全是看用途如何 就是生利分利的
 區別了 但是本員還有勸大家的一句話 借債總是萬不得已的事情 國家到了萬不得
 已的時候 與其看着國家借債吃虧 何如大家激發激發愛國心 拿出錢來救救國家
 的困難呢 就算拿不出錢來 也應該齊心協力的 幫着國家整頓整頓實業 提倡提
 倡教育 凡是公益的事業 慈善的事業 祇要大家辦得到的 頂好是不費國家一文

錢 就將他辦的齊齊整整 不要學那搗毀學校哩掀翻鐵路的種種行爲 自己拳頭去
搗自己的眼 就算是借外債 也不至於蹈了埃及覆轍了

家庭教育非母不能爲(司賓塞)

以教育遺子孫最上之產業(司可直)

凡與我爭者足以強壯我之神經增長我之閱歷故天下惟敵我者
是輔我(巴克)

好訟人不富好醫人不強(德諺)

聽讒之人其罪比讒人爲大(布爾真孤)

吾人在社會上的行爲其良否基於家庭教育(丹麥)

欲知子女的端莊與否調查其平素交往的友人便可知(英吉利)

情天的朋友與風同時變化(西蘭)

人笑亦笑乃愚者之所爲也(英吉利)

鴉片烟

鴉片烟鴉片烟鴉片烟毒饒薰天說是前清道光年中國禁烟法禁嚴不准鴉片運到中國換金錢且把鴉片焚燒大海邊竟與英人把戰宜無何戰事既了却五口通商空送弔香港割去烟價價准販鴉片載條約從此流毒遍中華國因此貧種亦弱忍痛還須仔細思煌煌訓令何森嚴十年禁絕定期轉瞬限期今已滿分期掃除不容緩第一期爲今年九十一月禁絕烟苗不再發二期限到明年三月間禁絕烟販無從還三期明年四五月裏禁絕大烟永不吸百年大禍一朝除生活源頭自裕如種族日強國日富共和永遠受大祐奉勸諸君要留心莫把我言當荒謬

勸人勿吸鴉片煙淺說 (續)

京師模範通俗教育講演所稿

第六項是犯法 鴉片煙這項東西 當初本是禁物 在前清嘉慶道光年間 定的律例 是無論甚麼人吃了 都是死罪 後來因爲犯禁的人多 辦不了這多人 纔把律例 改輕了些 前清末年 大家都說這項東西 是弱國的一大原因 非嚴行禁絕不可 要嚴行禁絕 就非重辦不可 所以又把刑律加重了 到了民國 自然更加注意這件事 現行的新刑律 第二編第二十一章 就是爲鴉片煙罪定的專條 那第一條說是製造鴉片煙 或是販賣 或是因爲想販賣就收藏 或是從外國販運來的 都處第三等到第五等徒刑 並科五百元以下罰金 甚麼叫徒刑呢 就是拿來關在監裏 或是發遣到遠省去 甚麼叫第三等第五等呢 徒刑刑期分五等 第一等從十年起到十五年 第二等不滿十年 在五年以上 第三等不滿五年 在三年以上 第四等不滿三年 在一年以上 第五等不滿一年 在兩個月以上 還有一種不滿兩個月 在一天以上的 就叫做拘役 那第二條說是製造販賣收藏販運吃鴉片煙的器具 像煙槍煙

燈這些東西的 都要處四等以下徒刑 或是拘役 第三條說是從外國販運鴉片煙 或是鴉片煙器具的 要是稅關上的人 就要處二等或三等徒刑 並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縱容別人販運 也是一樣的罪 第四條說是開煙館的 處四等以下徒刑 或拘役 並科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五條說是栽種罌粟的 也與開煙館的一樣的罪 第六條說是吃鴉片煙的 處五等以下徒刑 或拘役 或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七條說是巡警庇護 也是一樣辦罪 犯了這幾條的 祇要起了意 就照例辦 並不等事情犯成功纔辦罪 並且還要剝奪公權 官員還要革職 後來到了民國三年 又頒定嗎啡治罪條例 也同鴉片烟罪一樣 你看這律例定得何等森嚴 然而那時節各省的長官還嫌這個例定輕了 主張格外從嚴 竟至有把吃烟的人 捉來鎗斃的 或是一罰罰他幾萬的 雖然也有人說是太嚴了 却並沒有人替他們叫屈 現在共和回復 國體一新 這種害人的東西 應分不能存在 聽見說有一般國會的議員 在那裏提議 又有各省的禁烟會在那裏請願 都說要把這種鴉片烟罪 特別改重 既這些人都

是這樣說 恐怕不免成爲事實 將來吃烟的人 就是不要你的性命 恐怕也不是一兩年的監禁 千把塊錢的罰金 就能够了事的 放着完全乾淨的人不做 倒去以身試法 那是何苦呢

第七項是貽國恥 鴉片煙的種子 原本是出在印度 並不是中國自來有的 前清中國強盛時候 與外國人通商 簡直把這項東西 當做禁品 不許他運進中國來賣的 洋商運進中國來 都是偷賣 不敢明目張胆的拿出來 那時節洋面上設得有巡船 如果捉倒了鴉片煙 還可以充公領賞 道光十九年 林文忠公在廣東當欽差 叫洋商把運來的鴉片煙 全行繳出來 在福建虎門地方燒燬 共計燒了煙土二萬二百多箱 二百三十七萬多斤 你看那時節的禁煙 是何等的決心 辦事辦得何等嚴厲 後來因爲國力微弱 不能堅持到底 纔弄得鴉片煙的來源不能斷絕 然而國力雖然弱 要是人肯齊心 都曉得這項東西是毒藥 不肯去吃他 他把煙運進來 不但不能獲利 而且甚至於折本 他自然就不會運進來了 誰知我中國的同胞 對於這個

毒藥 異常歡迎 大家都連忙拿出銀錢來 爭先恐後的去買 還嫌他運得太少了 不够吃 又把這鴉片煙的種子 種在田裏頭 讓他遍地滋生 好來流毒全國 所以鴉片煙最先祇有洋藥 後來纔有雲土西土川土這些名目 漸漸的弄得到處都是煙土的出產地 這難道不怪自己 還能怪外人嗎 要是不然 何以鴉片煙既出在外國 外國人倒不吃 吃的倒全是中國人呢 前幾年東洋賽會 南洋賽會 會場裏動不動做些小房子 裝做煙館的樣子 捏些泥人 裝做吃煙的樣子 來恥笑中國人 我們同胞中 稍微有點耳目的 也都應該曉得 稍微有點血氣的 也都應該生氣 但是古人說的好 止謗莫若自修 既做這種下流的事 就不能怪人家譴罵 要想人家不譴罵我 就得抖抖精神 把這種惡習革除了他纔好 况且現在還有一層要緊的關係 是前清宣統三年 中國同英國訂的禁煙條約 那個條約上說的 因為中國誠心想禁煙 英國情願幫助中國 把印度每年運來中國的煙土 按年少運一成 到第七年為止 就再不運煙土到中國來 但這七年之內 中國國內所種的烟土 也得全行禁

盡 自從立約之後 所說按年少運一成 這幾年間 英國已經按約實行 到了明年 這七年的期限就滿了 外國人辦事向來講信實 要是國內煙土真正斷了種 印度煙土 自然以後不會再運進來 但是看現在這個情形 明年一年 國內煙土 究竟能够禁得盡禁不盡 要如果禁不盡 叫政府再拿甚麼臉來同外國人說話 錯了這個機會 以後還能叫人家不運土到中國嗎 要緊的關頭 就在這一年之間 要是不能爭這口氣 那就真是萬劫沈淪 我四萬萬的同胞 真要拿點決心來對付這件事纔好呢 第八項是弱種 世界上最慘的事 莫過於弱種 因為別的危害不過害及本身 再狠也不過害及同時的旁人 獨有這弱種之禍 可以害到世世子孫 天下的禍事 那有比這還大的 這以上說的鴉片煙各種的危害 固然已經不小了 然而還不過害及本身 或是害及旁人 還不算最大的害呢 鴉片煙最大的害是甚麼 就是弱種 世界上無論甚麼嗜好 雖然都有害 却都比鴉片煙的害輕些 就因為這個鴉片煙 有兩樁特別的危害 第一樁是纏上了身不得脫 第二樁就是弱種 纏上了身不得脫的情形 前面已經

說過了如今再把弱種的原因述與諸君聽聽。人種學本是一種專門學問。外國學者著有專書講究這件事千頭萬緒一時也不能細說。但是種族遺傳的道理是本來有的。古人說過聖種生聖狂種生狂。父母身體強壯的。生出來的兒女也自然強壯。父母身體單弱的。生出來的兒女也自然單弱。有癆病的人。子孫往往有癆病。這都是諸君眼見的。你想那抽大煙的人。天天困得煙牀上。熬更守夜。天亮了別人都起來了。他纔去睡覺。照他這種情形。莫講是弱種。就是絕種也在意中。即便是天不絕人。傳出一兩個種來。你自己單弱到十二萬分。生出來的兒女還會強壯嗎。你自己懶惰到十二萬分。生出來的兒女還會勤快嗎。你自己齷齪到十二萬分。生出來的兒女還會乾淨嗎。你自己浪費到十二萬分。生出來的兒女還會節儉嗎。也不過謬種流傳。算是替天地間多生幾個廢物罷了。况且吃煙的人。烟毒傳染。是沒有限制的。他自己吃烟。他女眷也會吃烟。甚至於小孩也會吃烟。一家之中。可以排列出多少桿烟鎗來。一個人誰不望兒孫好。你自害自身。已經够數了。爲何竟自甘心把兒孫的幸福全行拋棄了他。那還能算個人類嗎。

(未完)

自治 (一)

選錄吉林通俗講演稿

立憲國政治 特色的有二 在中央就是國會 在地方上就是自治 講起自治 更加親切有味 怎麼說呢 那歐西各國完全的國會 起得並不早 不過幾十年之間 這個自治的歷史 可是千數百年以前就演起來的啦 就是因他的自治辦到純熟完美 所以把他放大起來 就成一絕好的國會 大概一塊地方的公共事業 他的性質是合國務相同 他的規模却是小得多 辦起來並不費力 並且與各人十分密切 事事都目睹親歷的 那利害關係 當場就見出來 所以人民辦自治的 一面因着容易辦的緣故 不必定要有大才情大能力 就是平常的人 辦來也是綽綽有餘 一面因著利害密切的緣故 容易激動他的公共心 引起他的興致 所以地方能辦自治 實在是人民參預國務最好的練習場 憲政階基的第一級啦 但是要辦自治 最要是名實相副 自治是自己辦的 並不是官家辦的 這個名義 第一要認得明白 可笑前清預備立憲的九年籌辦案 命地方官興辦地方自治 民國四年 政府也派大員在京兆督

辦自治 不知道自治的名稱 是合官辦絕對的 官辦自辦名目相反 可見性質是相反的 既然歸官辦 怎麼又名爲自治呢 他說地方官大員勸辦還好 他偏偏說是與辦督辦 這才把自治的名實分個不清 好比糊塗的讀書人 說要去應那不求聞達的科舉(唐時科舉的名目) 念那宋板的康熙字典一樣 你說可笑不可笑 咱們要知道真正的自治 並不在借官家的力 全在人民自動 其實這件事 本來出於人性的自然 並且也是我中國本來有的 不過要設法擴充辦得整齊便了 大概國民所應辦的事 有獨力決不能辦到的 有獨力雖能辦到 可是費用太多 不能不合許多人同辦 才能完善的 比方要防那傳染病 必須灑藥水消那毒氣 然而僅僅我一家灑了 也應有什麼益處 總得靠左右鄰家再是本街本坊大家同灑才有效啦 再比方我的田畝乾旱 必須開道溝渠引水過來 然而只在我田裏開挖 那能就有水源 那有這種力量 總得靠上首下首的田主 勸明水的來路去路 通盤籌畫 合力興築 才能成啦 這種事情 可見獨力不能辦到的 再比方街道暗黑 應該點一路燈 我東鄰西鄰

也要如此 才能方便 然而一盞燈却已够用 三盞燈徒然多費 就不如三家集捐合點一盞 提出兩盞的燈費 移辦他項三家公益的事 我要防夜 應該用一更夫 我鄰居十家也要如此 才能安心 然而同用一更夫 十家已經都有照應 他九家所雇用九個更夫的钱 不如湊起來 購製一槍 警備更加得力 這種事情 可見獨力雖能辦到 不免費用太多 不如許多人合辦更好 咱們無論住城住鄉 所要辦的所應辦的事 像這種也很多 稍微會盤算點的 都覺得協力經營的好處 所以公益私益 本來就靡有界限 本來就靡有分別 所有公益事業 還是個人各謀私益 不過盤算得好 會攏來成就一個極好的總結果 那地方自治所辦的事 原來都從個人私益發生 就是國家政務 原來也是從多數的個個私益發生 照這樣看來 地方自治本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不必發號施令強迫他作 就是國家頒行的自治制度 也不過替國民擬一妥善的辦事章程 要辦一件事 該用什麼法子議決 議決以後 該用什麼法子執行 辦事的費用 用什麼法子去籌措 用什麼法子來稽核就是了 至於

應辦某事 或某事應興應革 應舉某人操持 應從何處籌款 全在咱們自動 務期
於公私裏面 大家有益 大家心滿意足就得了 這是不能望官家替咱想法子的啦

責斥姪子污穢素德

晉朝陸納在吳興做太守的時候衛將軍謝安因事到他衙門裏去陸納祇預備茶果相待他那姪子陸俶看見叔父沒備辦酒席恐怕謝安見怪使私自吩咐廚丁安排許多的珍饈美味款待將軍合將軍帶來的隨人後來謝安去了陸納把姪陸俶喊了進去重杖四十說你既不能替叔父增光怎麼反到污穢我的素德呢款待賓客固屬不可過於簡慢然若預存一個板撻趨附的心思定要想方設法款待得十分豐厚那却可以不必陸納對於謝安的款待和訓戒陸俶的言語真正可爲世法

捐資興學褒獎條例淺釋

(續前)

選錄陝西講案稿

第六條 以動產不動產捐助者准折合銀元計算

這是說折合銀元的辦法動產(如銀錢貨物器具之類)不動產(如房屋田產之類)應行按價折合銀元計算以便安照多寡分別等差

第七條 應給銀色褒章者由各道縣行政長官詳請省行政長官授與應給金色褒章或匾額者由省行政長官咨陳教育總長授與華僑應得之褒獎由各駐在領事報部核定授與這是說授與褒章的規定國內人民應給銀色褒章的由各道各縣行政長官詳請本省行政長官授與應給金色褒章或應給匾額的由本省行政長官咨陳教育部總長授與若是華僑應得的褒獎由駐在的領事官詳報教育部核定授與仍是有條不紊

第八條 授與褒章應填明執照附同褒章一并授與其執照式另定之

這是說授與褒章的辦法褒章等差俱在執照內填明連同褒章一時授與

第九條 授與匾額由捐資者按照匾額執照所列式樣自製其執照式另訂之

這是說授與匾額辦法匾額的式樣在執照內開列清楚由那捐資人按照那個式樣製造

第十條 授與褒狀應填明狀內所列各項授與其狀式另定之

這是說授與褒狀的辦法褒狀等差也在狀內開列清楚

第十一條 褒章之模型及其佩用儀式另以圖說定之

這是說褒章的式樣并佩用儀式另有圖說等我下邊再講

第十二條 捐資請獎 自民國元年起適用之

這是說適用獎的時間從民國元年起有捐資的即用此條例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這是說施行的日期

有人問說褒獎條例十三條都聽明白了但不知褒章是什麼式樣還請給我說個明白

褒章正面中間有個篆文羊字周圍環着嘉禾所以叫作嘉祥章背面寫着嘉祥章三字正面中間篆文羊字的意思因興學為國家之祥所以取個羊字再者羊為慈愛的動物你

古人製造文字於那善義美養等字上邊都從羊字篆在褒章以上就比喻興學的人甚爲慈愛能以教養人民的意思圍環嘉禾也是標明國徽的意思

章綬分紅白二色分着五結中間兩邊三結係紅色旁邊兩結係白色

褒章有金色銀色二種各分三等一等褒章直徑爲營造尺一寸五分二等褒章直徑爲一寸二分三等褒章直徑爲一寸佩帶的儀式應佩帶在上衣左襟之上以示貴重的意思至於褒章的執照匾額的執照並捐資興學的褒狀都有規定的樣式一看就能明白

現在要想人民曉得愛國須人人有普通智識才能做到實處國家振興學校是要人人讀書明理具有普通智識養成國家有用的人能辦國家公共的事這就是辦學校的宗旨你看普魯士國爲法國所敗普國大興教育下令全國兒童滿六歲至十四歲必入學校以八年卒業名爲義務教育有不入學校的必然重辦兒童的父母名爲強迫教育後來戰勝法國宰相俾士麥推論原因將功勞都推到小學生身上日本維新以後擴充教育數十年來通國人民都有普通知識愛國精神近來連打勝仗他國的大教育家也說是小學校教師

講演錄

法令

二十六

的力量可見振興學校是如今最要緊不過的事了我們大家都有愛國的心思趕快把有餘的銀錢辦些學校既於子弟有益本身又可得獎像這樣名利雙收的事我怎麼不給大家賀喜呢

說肥料

聽說美國麻士埃的地方有一個老農常用電氣種菜生長的異常快揀他所種的紅蘿蔔差不多有南瓜大味也極甘美得很叫做電氣肥料自從發明了這個法子該處地方作田的人都仿照他的法子沒有一個不是頂好成績又有人發明一個新法子先把糞七糞八的草堆放田中再用一個很大的玻璃鏡子借着太陽的光線照在田裏顯把那草晒得稀爛比獸糞鳥糞石灰等類還要肥得多這叫日光肥料我國近年以來各處都設立農會講究農業這兩種新發明的肥料不曉得也有人研究過沒有

說人民不明白法律吃虧處很多

選錄吉林講演範本稿

國家法律 猶如人的精神 人若是靡有精神 個人不能生活 國家若是靡有法律 全國不能生活 可見生命法律 是離不開的 靡有兩樣的看待 咱們既有生命財產 就應當知道國家的法律 知道的一生吃不著虧 不知道的 就一生吃不了的虧 怎樣說呢 法律好比衛生的方法 飢飽寒暖 人人總也知道 倘使這種都不明白 那身體焉有不生病的 又好比一條大路 不拘到那塊去 向着那邊大路走 總是不錯 倘使大路都認不清 那走瞎路焉有不栽倒的 所以不知道法律的人 必不能遵守法律 心上毫無拘束 起個不倫不類的念頭 幹個不尷不尬的事情 不知不覺 就走到法律禁止的這條路上去 一身吃了虧還不說 一家連累吃了虧也有的 這還是小事 甚或武斷橫行 擾害地方 無惡不作 地方也要吃他的虧 等到犯了國法 這是不管他知道不知道 必須要把法律來處治他 性命還都不保 你看吃虧不虧 這等吃虧 不是自己找着吃 還有誰來叫他吃的呢 還有一種人 他把法律看做

一種壓制人民的一件事 動不動就怕犯法律 一點靡有斟酌 一步不敢自由 又有一種人 實在無知無識 往往無心犯了法律 等了醒悟轉來 已經傷了體面 這兩種人一生吃虧也不小 給人家瞧不起 還要受個奴隸性質的名號 你看明白法律的人 憑著法律 立定脚跟 念書的呢 不妨害學務 不干預政事 種田的呢 不抗欠租糧 不破壞公益 做工的呢 不偷減工料 不把持行市 做生意的 不紊亂市面 不貪圖暴富 有錢財的 公共事業 還要格外提倡 地方善舉 還要趕緊興辦 靡有錢財的 就格外勤苦 格外安分 格外虛已 格外和衆 一舉一動 總不離法律這個圈子 理直氣壯 還怕誰來侵犯呀 即使遇着強橫的 凶惡的 實在抵制不過 有法律這個靠山在後面 自然能分個皂白 自然能多方保護 終身吃不到虧 一家吃不到虧 地方吃不到虧 踏到社會上作一個無憂無慮的人 這才算 是真正自由哩

婚姻宜慎始說

今天在下想起一件事來 這件事是人人都要辦的 又是人人辦着很爲難的 沒有辦這事的時候 很惦着這事 到了辦這事的時候 又很費了許多的躊躇 趕到辦成了以後 可是也有遂心的 也有後悔的 這是宗甚麼事呢 不用在下明說 大家心裏也就估量的着是兒女婚姻的事嚶 今天來聽講的大家 有夫婦和好的 有夫婦不甚對勁的 有給兒子說着好媳婦的 也有不如意的 有給姑娘說着好婆家的 也有不合式的 在大家自己心裏一想 那夫婦和好的 或是給兒子說着好媳婦給姑娘說着好婆家的 自然是喜歡嚶 要是再想想這是怎麼辦的這麼好呢 大家心裏必說媒人跟我靠的住 不然就說我們是造定的命好 那夫婦不對勁的 或是給兒子沒說着好媳婦給姑娘沒說着好婆家的 自然不大痛快嚶 要是再想想這是怎麼辦的這麼糟糕呢 大家心裏必說我們上了媒人的當啦 不然就說這也是命裏造定的沒有法子 大家不都是這麼說嗎 不都覺着說的很對嗎 不對 那辦好了的不必說啦 那辦壞了的

也不是媒人混帳瞞哄人 也不是命裏造定的非壞不可 祇是當初辦這事的時候 沒有細細打算 又沒有處處留心 人家說甚麼信甚麼 固然是要上當 就是自己的主意 些微的一錯 縱然不上別人的當 也要上了自己主意錯的當 這類的事情 在下聽的見的很多 等在下說一說 大家聽聽對不對 前說說給兒子說媳婦的吧 凡作老家的 誰不想着給兒子說個好媳婦呢 要問他心裏的打算 怎麼個樣的媳婦是好的呢 他說啦 長的好 活計好 性情好 這就是好的 對呀 要真說着這麼一個媳婦 誰說不是頂好的呀 可是他心裏是這麼打算 趕到媒人來啦 他心裏又不竟是這麼打算啦 媒人說那一家 人家是個老家 姑娘樣樣全好 就是日子小點 他一聽說姑娘好 也覺着有點意思 但是日子不大稱對 有點游移 這個時候 他要是一定的立了 要說個好媳婦的主意 自然可以說妥了 豈不對了嗎 誰知他因為自己游移 到院裏頭 跟老伴一商量 老伴說啦 嘿 你別胡鬧啦 咱們親戚裏頭 都是不大離的 要弄一門子窮親戚 有個大事小情 來來往往的 那是甚麼樣

子 再說咱們大兒媳婦娘家是很好的 還怕娶過來 妯娌們有個瞧不起 鬧的還要不和的 况且那窮家主的了頭 總離不了小小氣氣的樣子 不但他娘家不能給他添補 針頭線腦的 還許短不了往娘家鼓奪呢 這麼一來 就把他心裏打算的一門子好親事 竟叫這位奶奶給說化了 又有一等人 未從說親 先要各處去打聽打聽 還要繞着灣子相看相看 他以為這個辦法 是千妥萬當的了 可也未必 打聽親事 一定是檢那跟女家相熟的去打聽 可是這裏頭有個分別 跟女家相熟的 也許跟女家是親戚朋友 很好的 也許跟女家素有嫌隙 言和意不和的 要是打聽着那跟女家好的 他一定說怎麼樣的好 要是打聽着那跟女家不和的 他一定說怎麼樣的不好 更有一種有心機的人 明是要打破頭楔 他偏要露深沉裝忠厚 不說人家的不好 你打聽他的時候 他嘴裏也說好 偏在外面上露出那遲遲疑疑要說不說的樣子來 叫那打聽的人看了 心裏不覺的就往那不好上頭猜疑 還有那厚道的人 講究不能破人的婚姻 明知道有不合式的地方 却不肯說 以為是積了陰功了

還有嘴頭刻薄的 無論說誰 他必說出他點不好處來 可也不是故意的節破鑼 這些個樣的話 你是聽那個的呢 那麼說是不能耳聽嗎 也不是 耳聽親事 總要先認准了人纔行哪 要是不管是誰 祇要估量着他知道女家 就跟他打聽 大概齊的 是在下說的那些樣的多吧 要說相看相看 可是相的了模樣 可相不了活計 更相不了性情 難道說就說一個模樣好的 就算是個好媳婦嗎 那裏頭再開個花活 連相的模樣 還都是假的呢 大家也許有上過這個當的吧 還有一樣人 聽說人家是個財主 比自己的景况強的多多 滿心願意 可就忘了女找上家的那句話 並不想想人家財王家爲甚麼要跟你作親呢 趕到娶過來 醜咧 笨咧 糊塗咧 利害咧 他該瞞怨媒人啦 還有一樣人 明知道那家的姑娘有殘疾 或是癡呆蠢傻 說人家許了帶着幾頃地 他竟看着這幾頃地的面子 作了親啦 這不更是痰迷心竅啦 嗎 再說給姑娘說婆家的 說我們姑娘不能作重活 找一個人口少的纔好 媒人說那一家老兩口子 有幾頃地 就是一個兒子 要娶個媳婦就像自己個女兒是的 他一

聽樂啦。這也是作老家疼姑娘的心思。不算不好呵。他可沒想想姑爺怎麼樣。假如他因為就是一個兒子。嬌生慣養。小時候不學點正經的。趕到大了。除吃喝花以外。別的全不會啦。幾頃地够作甚麼的。他這個姑娘豈不要受罪嗎。還有專要找財主的。以為自己是個老家人家。新發戶的他嫌不是老家不願意。真正老家真正財主的人家又不願意。媒人却會顛對。找一個破大家跟他去說。他一聽人家是老家。素常也聽說是個財主。很覺着對勁。媒人又領他去暗含着看看。一看高樓大瓦房一大片。真像個財主。又從旁相了相姑爺。他那心裏是千肯萬肯的嘍。趕到過門以後。纔知道那家虧空趕情不少。竟支的是個虛架子。姑爺也是家世相傳的大手大脚的慣了。光會作闊。不會過謹守的日子。這已經是糟糕啦。倘若姑爺再是個小荒唐鬼兒。吃喝嫖賭的一鬧。還有甚麼指望呢。俗語說的好。會挑的挑兒郎。不會挑的挑房梁。這不是竟挑了房梁啦嗎。又有一種人。自己皆因是新發戶的小倭瓜主。竟挨欺負。想着給姑娘說一個有勢利的人家。支支門戶攏攏橫。他可不想那有勢利的人家。

瞧的起他嗎 瞧不起他竟跟他作親 不用說也有個貪圖嘍 使車啦 使牲口啦 弄點糧食 借點錢啦 那小倭瓜主 總得年年進貢 月月燒香 稍不如意 他的姑娘就要受氣 就讓那莊家老兒有時疼錢啦 捨不的進貢燒香啦 他老婆子還要跟他打吵子呢 你想這門親事作的好嗎

(未完)

有學問之愚者乃愚者中之佼佼者也(德意志)

愚者愈富而愈愚(英吉利)

賢者點頭愚者棒(英吉利)

與其與半賢人相交遊不若與半愚人相交遊(德意志)

賢人自視如大愚愚人自視如大賢(英吉利)

貧者無友(丁抹)

不負債之貧者優於王公(土耳其)

初等小學學校的功課合功課的用處

選錄直隸勸學白話

初等小學堂現在已經改了名稱 叫做國民學校 裏邊的办法 合從前還是一樣 不過是教人看見這個名字 就想起他的意思來 原來人生在這一國裏 就是這一國的民 若是一點知識本事沒有 天天白吃飯不做事 簡直的是個廢人 只可以叫做游民 不成一個國民了 所以這學校裏邊功課 全是教人長知識 學本事明白些道理 並且可以強壯身體 預備後來給國家辦事 自己在世上 亦可以謀生 總而言之 必須在這學校畢了業 纔稱的起是個國民 凡這一國的民 必須上這個學堂 所以叫做國民學校 這國民學校裏邊 是些什麼功課 大概可分兩樣說 一必修課一隨意科怎麼叫必修科 男學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四科 女學課程跟男學一律 外加裁縫一科這是一定不能缺少的 像那手工圖畫唱歌 叫做隨意科 因着各地方的情形 是可以隨便添上的 至於這些功課 有什麼用處 再說給大家聽聽

第一說修身的用處 大家須知道人生在世上 不是光有了知識本事就完了 以外還

得講品行 品行兩個字包括的很廣 先說對於自己 要講究自立 要守分再說對於別人 要親愛 要誠信 怎麼孝父母 怎麼敬尊長 怎麼愛國家 一切尊卑 長幼禮節 更不消說了 所以現在學校裏教修身一科 給兒童講道德的事情 爲的是凡人要講品行 無論在家過日子 一家和睦 出去謀生計 有人信服 處鄉黨鄰里 不生是非 爲國家辦事一定可靠 這就是學校裏教修身的用處

第二是國文 就是本國的文字 教國文的法子分成說話念文作文寫字四樣 有人說小孩子從兩三歲以後 自然漸漸的會說話 何用學校裏頭教呢 這話可說的不對了 怎樣說呢 世上不管那一樣的人 在家在外 在朝在野 不能不交接人 不能不辦事 卽不能不用嘴說話 同是一件事 說的話好了 人亦愛聽 事亦容易辦 若是說的不好了 人不愛聽 事亦辦不成了 說話的關係 實在是重要 所以孔聖人那時候教徒弟 亦有這言語一科 這是大家通知的 現在學校裏知道這個意思 所以教國文的時候 教學生們練習說話的法子 凡口音輕重快慢 話的先後次序 一

一切都教練習熟了 出口成章作文章亦有條理 然後再講究念文章的法子 教員把一個字一個字的 給學生講了認了寫了 就手教給他做法 文章既會做了 甚麼寫書信 寫帖簡并記賬簿 那些個事情 一切都要把學生教會了 寫字更是要緊 尋常日用 是少不得的 寫真字寫行書 大的小的通統練習 總而言之 學校教國文的事情 沒有一樣不是爲的兒童後來有用的

第三是算術 算術有兩種 一種是筆算 一種是珠算 這兩種各有各的長處 比方遇見狠費事極難算的帳 合遇見沒有算盤的時候 用筆算是狠便宜 拿一張紙一管筆 卽刻算的出來 若是遇見一加一減狠容易的帳 筆算亦有時候不如珠算方便 所以這兩種算法 學校裏是看着都狠要緊的 若是這兩種都會了 無論做買賣學手藝過莊稼日子 都是狠有用的

(未完)

桑皮製棉法

太西有個化學家新發明一種桑皮製棉的法子這個法子
是把桑皮浸入清水裏頭浸到三四天後方才用刮刀將外
層的黑皮刮去復將內層的皮放入有水的鍋內用火把他
煮沸再放些木炭汁進去煮得稀爛再取出來浸入冷水裏
頭將皮扯碎再用太陽晒乾然後用彈棉花的機器把他彈
爛就同真棉花一樣如果這個法子處的住像那桑樹多的
地方何妨如法試試呢

女學不興之害

古人說 既有天地萬物 便有男女 有男女 然後綱常倫理 纔有根據 纔有著落 所以造成那人類社會 這可見男女二字 自古來是並重的 今人說想着國家一體 須廣同胞 廣同胞 然後四百兆人 男吾兄弟 女吾姊妹 自然進化於文明世界 這可見無論男女 到如今更是平等的 原來並重 今且平等 怎麼我們中國的女子 實際上還那們底下呢 你看那人情風俗 誰不喜歡生男 誰不悲酸生女 就是溺女的惡習 不能再見於今日 然而大多數的心理 誰不說一個女三輩子害 若講到夫婦之間 男尊女卑 那更不成話了 不是看女人爲一種生殖機械 便是看女人爲一種家庭玩物 相敬如賓的 古今曾有幾人 若說是女子靡能耐本事 全仗着男子勞心勞力 去養活他 甚或不安本分 拆散骨肉也是他 敗壞門庭也是他 並靡一條可以教人尊重的道理 殊不知男子有能力 也不是生下來就會 全是由學問中得來 那女子若不向學 怎麼會百巧百能呢 譬如一塊璞玉 不雕琢他 定然不發光

彩 好不好便與糞土同價了 若說女子學也可不學也可 如果會作飯打食 穿針過綫 生兒養女 就算完了他的職務 什麼家事國事 統有男子督當經理 男學要興起來 國家不患不強 不患不富 用不着女子過問 尊重與否 也無關緊要 殊不知天下興亡 固然是匹夫有責 儻若女子們通歸有用 不更叫作全國一致嗎 譬如這個人 一目視物 不如兩目的明 隻手力量 不如全身的大 若不興起女學來 教四萬萬同胞裏頭 有半數吃閒飯的 像這老大國家 保不住又病了癱瘓 不然也必是半身不遂了

依此看來 男子當學 女子也當學 男學當興起 女學也當興起 一樣的看法 然後纔够得上並重 講得過平等 我們女同胞 纔可以脫離苦海 重觀天日 齊家治國平天下 不難相因而至了 却怎麼熱心地方學務的人 知道提倡男學 把女學倒扔得脖子後頭呢 是未將女學不興的害處 想在心頭 說在口頭 所以大家都忽略了 他 我於今要揭出幾條來 與大家研究研究 大家曉得這女子平生 自三國時明馬

就是爲人女的時期 爲人妻的時期 爲人母的時期 這三個時期的女子 有學問是怎樣 靡學問是怎樣 相差不是一點半點 明白顯亮 敦誰也看得出來 試挨次說說 請留神聽聽

第一爲人女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 是女子求學的始基 卽女子一輩子爲人的根本 將來那三從四德 內則母儀 固然要在這時候 深深培養 就是身體的健壯 智識的明達 也是這時候操練講習來的 你看女四書上 各種女範 女學校裏 各樣科學 不都是從根本上着意嗎 若說一弱女子 求學也有何能力 像那緹榮上書救父 文帝除了肉刑 木蘭代父從軍 可汗封他官爵 不都是女子嗎 靡學問能辦得到嗎 於今人們 廣說女子不學便是德 你看村間那一般女子 有家教的 不過看看孩子 燒燒竈火 上等人家 也不過學學針黹 玩玩花草 那靡管教不講究的小門小戶 更不必題了 再把他兩隻天足 纏的菱角一樣 簡直的在這爲人女的時期 就斷送他那條生命了 還向他要能力嗎 這是女學不興 第一步害處 害在女子本身

那害還是淺的 然已種下根苗了

第二爲人妻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 半可以學 半可以行 正是女子小心謹慎 吃緊爲人的那個中權 有能力靡能力 從此入了試驗場 就是他有學問靡學問 一生好壞的分水嶺 原來這個妻字 本當個齊字講 爲什麼以妻爲齊呢 正面說 是齊德齊心 反面說 是與人品格不齊 卽不配爲人妻 你看詩經上 歌詠后妃的德行 一條一條 形容的無微不至 不是全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話 發生出來的嗎 好逑 不是講作很好的逑匹嗎 這爲人妻總得與人齊的意思 就此可以明白了 其他如齊姜相夫成就大業 孟光偕隱舉案齊眉 是遇見好人的 妻能齊德齊心 如晏嬰的車夫 得意洋洋 被其妻說晏丞相尙且謙恭和氣 汝爲之御 便爾驕矜 幾句話 一戒飭隨卽改過 晏子用爲大夫 這是遇人不淑的 妻且能勸感他 教他與自己的品格相齊 俗話說 裏壯強於表壯 又說家有賢妻 男子不遭橫禍 爲人妻要有學問 是不是頂要緊的事情 若不興女學 像於今那爲人妻的 莊稼主 還有點粗拉

活作 闊綽人家 除却梳洗打扮 餘外無所事事 再加上糊塗尖巴 凡那人生要素 咧 家庭教育咧 閨壺儀範咧 一概懵然不知 以這樣女子 處人骨肉之間 看翁姑必嫌壓制了 看妯娌必嫌偏勞了 看伯伯叔叔大姑小姑 必嫌分吃了 整日家乖嘴巧舌 搬動是非 在渾男人 不用說怎樣糟糕 就是好些的 也得被他挑撥壞喫 輕者分崩離析 重者不是坑家 便是擠出什麼人命 這是女學不興第二步害處 可以害夫家可以害娘家 那害還是有限止的 然已難說救正了

第三爲人母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 造就國民 像那男子學優則仕的樣子 正是女子嘉言懿行 成全他終身的那個結果 一國裏頭 離了教育 不足言政治 一家裏頭 離了教養 不足稱母儀 俗話說 有賢母纔能有賢子 又說 人生一輩子 得母教者居多 這先入爲主的理由 大家想都明白 不消說了 昔孔子講孝弟慈爲三達道 似乎事親敬兄 合教養小孩 是一搬重大 其實慈道比着那樣也要緊 慈不是

姑息縱性 也不是溺愛不明 是要養成他一個結實體格 教成他一個有用人才 若不知其子之惡 或知其惡 也不管束的 那就把小孩子毀了 能以叫作慈嗎 有好兒子 纔可以光宗耀祖 纔可以繼志述事 靡好兒子 什麼名譽 也得給你壞嗎 什麼產業 也得給你破爛 於今新學 趨重獨立主義 就是爲兒子的能力問題 頗得慈道真訣 所以我說慈道 比着那樣也要緊 況且今日中國 是壞透咧 要求救藥方法 開一綫生路 惟有注重母教一條 可爲將來希望 我這話並不離奇 你看現時那些人才 老成的相繼凋謝 不死的 也老朽腐敗 年幼的鬼詭崇隨 蠅營狗苟 不是搗亂 便是攘權 舊的太舊 新的過新 極端批評 滿不可用 真牛溲馬渤之不若 這時候想着挽救中國 誰不說總得另出來一班人 這另一班人誰不說是後來那小國民呢 你們想 要教小國民都是健全分子 不有賢母教訓 先入爲主 能以達到目的不能 孔子有顏母 成爲聖人 孟子有仇母 成爲大賢 歐陽修因母教作名相 岳忠武因母教作名將 我們女同胞 將來通像那樣賢母 教養賢子 豈

還有兩樣嗎 然長此空談 不實行興起女學去 也怕是緣木求魚 且更有不堪言狀的 嘗見那靡學問的婦人 生一男孩 覺着非常體面 試問這男孩爲什麼添些體面 後來須怎麼樣 纔能把這體面保得住 他却茫然了 廣知道疼他愛他 吃什麼 買什麼 表面上於教養兩字 似乎盡得一半 其實養驕縱 養嗜好 養字也全作差 至於小孩淘氣禍害人 不以規矩 反倒誇獎 譬如摘人瓜果 說是俺家孩子有出息 騙人吃食 說是這個小子太伶俐 你想後日能少得賊子癡兒嗎 又如上學不聽說 偶受責備 不好的 保不住找先生去不依 好的 也不過勸說老實讀書 什麼有黃金咧 什麼吃穿闊咧 你想他後來 性情能不暴戾 志趣有個光明嗎 像此等國民 生生不息 國家固然站不住 豈不是爲人母靡學問的 早已於無形中 把國家葬送了嗎 這是女學不興 第三步害處 害家害國害天下 那害是廣漠的 然且遺傳後世 斷絕希望了

學不興之害 此不過指點一二 作個例子 其細微曲折的害處 還有許多 然已

一步緊一步 一步深一步 第一害那女子本身 是人人知道的 第二可害夫家 可害娘家 大概有知有不知 第三害在家國天下 尙未經人道破 依次看來 淺害似乎不要緊 有限止的害 也屬少數 到那廣漠的害處 可就厲害的了不得咧 其實害遺後世 斷絕前途希望 以及當年那不可救正 不都是爲人女的時候 種下的病根嗎 病根不就是不學嗎 知道這不興女學 爲葬送國家的病根 那造就女國民合造就男國民 應當相提並重 自然一律平等 顯而易見的好處 是四萬萬同胞 不至有一半廢人 裏邊藏着的道理 是一般小國民 必然個個爲健全分子 況且興辦女學 按着教育宗旨 以及教科教材各項 均比男學容易的多 除却普通常識而外 大抵男學當具世界的眼光 女學不過家庭的關係 像什麼法律政治 天算輿圖 各國語言文字 一切專門名家的學問 都非女學急務 那興起女學的精神 要開發女界知識 却注重在工藝一邊 要敦厚女界性行 却注重倫理一邊 要練習女界身體 却注重勤勞一邊 於智德體三育的道理 足以待己待人 足以謀生訓子 這大

端上應用無憾 就算可以了 高深博大學問 暫且勿存奢念 若說不興起女學 並不是畏難苟安 是初創的時候 一則辦法 再則籌款 均非空言所能禦塞 然近來男女同校 也有試行而效的 否則女子私塾 也可推廣的 否則書香主 自己教習也別忽略的 其他家庭工藝咧 女子工廠咧 何在不可講女學 只有人把女學的好處 不學的壞處 漸漸提倡的都覺悟過來 那就不愁靡法子了 我願我們熱心地方學務的人 多方勸導 盡力籌備 倘能大興女學 不但女同胞一

生的利益 實在中華民國於萬斯年的利益

(完)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識見受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省一分經營多一分道義

學一分退讓討一分便宜去一分奢侈少一分罪過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自知其短乃進德的根基(英吉利)

怠忽的父母必產生惰而不能作事的子女(荷國)

欲一家富饒必須先得其妻的許可(英吉利)

說流星

星體破爛的碎片若是打入地球的氣圈內（就是空氣圈內自半空中至地面止）即被地球的吸力吸引去了。由此跟空氣互相摩擦到那摩擦得極利害的時節就要發生光彩流行天空叫做流星一經落地叫做隕石（又名天落石）隕石所含的東西鐵鎳鉛最多此外尚有銅錫硫磷各種重量約有數十斤或至幾萬斤不等大概挨近太陽的地方重些遠隔太陽的地方輕些山東章邱縣龍山地方曾經落過六塊不曉得這個道理的一見星光飛射便疑神疑鬼說閃紅光的是火殃主有火災閃白光的

是禍殃主有禍災這種妄誕話俱是受了無科學知識的影響呢

戒賭博

香河縣知事翁之銓撰

如今世界上 有一種流行的病 最易傳染 一得了這個病 那就要傾家蕩產 沒有立脚地方的 究竟這是什麼病呢我說就是賭博 這賭博的一件事兒 雖是跟吃喝嫖賭三件事情 同是害人的 惟有這個賭博的害可以算得最大了 今天就把這賭博的害處 略說一說罷 地球上頭 所有的東西 全都有個出處 全都有個用處 惟獨這個骰子 骨牌 紙牌 木寶 銅寶 六地寶 搖攤 打麻雀 撲克等類 都不知道當初是誰創造出來的 大約因為那都是害人的東西 恐怕被人家呪罵 所以不敢留下名兒的罷 你們好百姓 總也知道這賭博 不是好的事情 然而犯到這個病兒的 恐怕還不少 請問這賭博既是大家都歡喜的 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由本知事看起來 那真是一點沒有好處的事情 因為什麼呢 賭博的時候 雖是無拘無束 覺得狼是快活 不要多大的本錢 可以贏到十倍百倍 真是一本萬利 誰知道賭博原叫做輸贏 有贏的時候 就是有輸的時候 贏起來雖是不很費事 比什麼生意舒

服得多 又比什麼生意掙得錢多 不曉得有了一回贏 就有了一回輸 俗語叫三更富 四更窮 可見賭博所掙的錢 斷斷靠不住的 并且輸了之後 常想去贏他回來 那裏知道 愈賭愈輸 愈輸愈大 今日也輸 明日也輸 不到借債當東西 賣傢俬 賣宅子的地步不罷休 所以世界上頭 因賭博而至於傾家蕩產的 正是很多 到了那時候 就是有父兄的警戒 親友的規勸 也就沒用了 臉子也不要 廉恥也不講 賊子強盜 都願意做了 你們想想 這賭博到底是好事情 還是壞事情呢 總而言之 這個賭博 實在是一個傾家蕩產的禍根 他的害處 實在是再大沒有了 你們總要知道人生在世 無論貴的賤的 總要有一件正當的職業 切不可拿正當的職業 丟在一邊 天天兒去幹賭博的事情 因為什麼呢 蓋就算不到傾家蕩產的地步 然而拿著一天一天的好光陰 都消費在這個賭博上頭 這豈不是很不值得的嗎 所以現在所定的刑法 對於賭博這一條例禁 是算得最嚴了 因為他是有關乎世道人心 就是東西洋各國 也都懸為厲禁的 照這樣說起來 你們想想 看這賭

博既輸錢 又犯法 有什麼好處 必定要去賭呢 我勸你們將這個有用的光陰 還是去做些正當的職業吧 大家勤儉一些 就不怕沒有飯吃 沒有衣穿了

教 子 歌

君家有兒自珍愛 珍愛失當反貽害 記取兩兒爲君戒 西鄰
農家兒十三兒 父教以稼穡之艱難 努力耕作莫偷閑 東鄰
富家兒十六兒 父衣以錦繡食以肉 日費萬錢猶不足 別來
年數纔四五 東兒窮迫日食苦 西兒力田有秋自歌舞 東西
鄰父愛兒同 東父遠慮不及西 鄰農坐令兒子長 困窮愛而
勿勞百憂逢 兒時教誨莫從容 一日西逝不再中

羊續鱸魚

後漢羊續字與祖太山平陽人家世貴顯他的祖與父都在漢安帝桓帝時候做過高官羊續以忠臣子孫早就得了朝廷官職後來升遷盧江太守擊破黃巾賊匪平定安風亂黨很有功勞因此聲名大振中平三年趙慈反叛把南陽太守秦頡殺了地方秩序非常擾亂朝廷就把羊續調到南陽續前去接印視事布衣瘦馬只帶侍僮一人悄悄從小路啟行走到郡界就探風問俗縣令誰貪誰廉吏民誰好誰歹查得明明白白所以一進衙門就雷厲風行上下人等都畏服的不得不得隨即發兵把趙慈斬了餘賊通通降伏全境肅清那時候一般權豪富貴人家崇尚奢麗羊續獨敝衣蔬食力崇儉樸有一天府丞送了生魚來續當即領受懸掛庭中後來府丞又照例送來續就拿從先所懸掛的魚來表示拒絕的意思咳吏治日壞貪風盛行爭的爭權奪的奪利鮮衣美食花天酒地鬧得一塌糊塗想要把和風挽回就全靠羊續這樣長官清廉高潔做個表率

京兆設立工廠傳習所的意思

哈哈 現在我們京兆地方的工藝 也有發達的希望了 諸位可曉得嗎 如不曉得 或是曉得而不大相信 不妨都聽我細細講來 我們京兆地方 素來不講究工藝 就是稍有幾件製作品 也是粗笨不堪 在本地方銷場就不大好 何況想銷到別省 至於要銷到外國更沒有了 卽如固安縣安次縣等柳條編的篋箕大籬等物 香河寶坻等縣所織的土布 未嘗不算一種極有用的工藝品 十年以前 此種土產 聽說是銷場很好 香河寶坻兩縣所出的土布 有人調查每年收價有三百萬兩之多 但是近數年來 可是僅僅只賺二十餘萬了 是什麼緣故呢 都因為織法不知道改良 所織出的布 就不光鮮美觀 所以買的人也少了 此以織布一事而論 其餘本地所出的土產 那一種不是一年不如一年嗎 總而言之 都是不曉得改良做法的緣故 現在大京兆王公 因為這個緣因 怕京兆的工藝不得發達 所以特為在北京辦了一個工藝傳習所 請了許多精於工藝的工師在所中分科指教 叫京兆各縣的青年子弟 入所

學習 造就一般精於工藝的人才 現在所中共分四科 就是化學科機織科金工科木工科 在所中各科所學的 都是人生日用上頂要緊的各種物品 爲的是將來畢業以後 回到各縣 就可以開辦工廠 振興工藝 這一般畢業生 都是有學識有經驗的人 將來在各縣工廠內辦事 一定是不錯的 各縣的工藝也就可以一天比一天發達 一來是替我們百姓想個生財的法子 二來是可以振興地方上的工業 三來是可以富強國家 這就是現在 王大京兆設立工藝傳習所的意思 你們可明白了 現在聽說 工藝傳習所中學會的東西已經是不少 而且都是狠精美的 如化學科中製造洋蠟胰子牙粉玻璃火漆電燈漿糊印泥等 機織科中所織的各種布綢等類 金工科中所造的各種五金物品 木工科中所做的各種棹椅盆架及建築洋房橋梁等 都是極其完美 成績可觀 如此看來 我們京兆地方 出了這許多精於工藝的人才 將來還怕工藝不能發達麼 你們可歡喜不歡喜呢

現今爲我國貿易的好時機

選錄湖南通俗報稿

我國自從前清道光年間 訂立條約 海禁大開 中外互相貿易 已經有七八十年了 這七八十年裏頭 外國進口貨 一天一天的加多 中國出口貨 雖也一天一天的加多 然總是出入不能相抵 據海關出進口貨冊表 兩兩比較起來 就是吃虧最少的 那一年 也有幾千萬 至於近幾年來 簡直虧到兩萬萬上下 這樣吃虧下去 我國就是銅山金穴 也要被他搬空 你看可怕不可怕咧 他們搬去我國的金銀 都是我四萬萬同胞 辛辛苦苦 絞了幾多腦汁 出了幾多血汗 掙得來的 平日用度 就算格外節省 那曉得出進貨比較不來 就糊裏糊塗 送給外國人去了 唉一國的經濟 就是一國的命脈 固不可倚賴他人 也不可放鬆他人 這叫做國家經濟 我國本部 北方有天然的黃河 南方有天然的揚子江兩大流域 橫貫東西 所以土地肥沃 滿蒙回藏各處 版圖尤其寬廣 加以地位都在溫帶 人民習慣勤勞 真算得世界上農工商業絕好的試驗場 國家經濟最佔優勝的地點只因國家經濟 完全失敗

一般人民愁窮叫苦 到處皆是 究其原因 豈不是洋貨進口太多 金銀盡流到外洋去了嗎 於今歐戰風雲 正在吃緊 凡從前運銷我國的貨物 不單只日少一日 而且要到我國來購買 裝運出口 這不是我國貿易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嗎 據上海一埠的調查 俄國受了戰事影響 即如洋油肥皂火柴等物 非常缺乏 月前曾到上海大批購買 裝運回國 德國也有來採買的 計肥皂一項 已向匯中德成豐泰滌新廠 定購五萬箱 洋燭火柴兩項 銷路也大得很 各廠因為趕緊製造 以致牛羊油各項原質 一天天的漲價 又如土布一業 自從洋布盛行 利權早已被外人奪去 浦東一帶婦女 多半停了紡織 改習他項女工 只有崇明通州海門一帶的粗布 還在市面上發售 銷路還是不暢 做這項貿易的 常有改圖的意思 現在俄國商人正要收買這項粗布 把他運到戰地 專做一切包裹的應用 所以各處布價 就漸漸加高起來

又如我國各紗廠所用的紗管 爲數也多得很 向來是從英日兩國買來的 自從歐戰

發生 船路開暢 水脚增加 英國來貨日少 卽盡用日本隆信木管廠的貨 每年貨價不下百萬餘金 近來有華商陳某 在上海創設大經紗管廠 仿造這項紗管 以便換回利權 陳君研究數年 很有心得 今春又親到東洋 實地調查 添辦應用機器 并延聘隆信廠日本人某氏 到上海督辦 大二三號及緯紗管 都同外國貨色一樣 據以上數項看來 不過日用的細微 好像不甚關緊要 然而我國工商界 獲利已就不小 至於絲呀 茶呀 棉花呀 繭子呀 都是中國出口的大宗貨物 祇因拘守舊習 不曉得改良製造 以致銷售出去的 都是生貨賣不起價錢 洋人把我們生貨買去 加一層製造工夫 依舊賣到中國 價錢就高貴的了不得 卽如絲繭織成的洋緞 棉花織成的洋布 比起我們自家織成的 要高強的多 所以我國要想少用洋貨 先要改良土貨 要想改良土貨 先要注意兩個要點 一要查考外人的嗜好 看他喜愛那一宗 我就多辦那一宗 看他喜愛什麼樣 我就做成什麼樣 這是增加出口貨的法子 二要把我們原有的生貨 仿照洋貨製造 他有那一宗 我造那一宗 他喜甚麼樣

我製甚麼樣 這是減少進口貨的法子 進口貨減少 出口貨增加 銀錢不致外溢
國家經濟自不致失敗了 時乎時乎不再來 熱心愛國的 今日說提倡國貨 明日
說維持國貨 還不趁着這個好時機 急起直追 祇怕歐戰一停 商戰越發劇烈 我
國的工商 受了無形的淘汰 永遠沒有立足的處所了

婚早必無佳良的結果(德意志)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

自家有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育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

渾厚以養大

有才而性緩定屬大才有智而氣和斯為大智

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風狂雨驟時立得定纔是腳根

要得富貴福澤天主張由不得我聖做聖賢豪傑我主張由不得天

婚喪應破除弊習

無論何人 有兩件必要經過的大事 一件是婚姻 一件是喪葬 今從我國習慣上看起來 這婚喪兩事 却有許多弊習在裏頭 待我分別述來 願大家漸漸的破除才好 先從婚姻上說 我國婚姻第一重大的弊習 在父母注重早婚 凡男女必須發育成人 方可成婚 如同樹木 必須枝幹高大 方可砍伐 所以我國古禮 男子三十而娶 女子二十而嫁 試看現今的習俗 有十二三歲娶媳婦的 亦有十四五歲娶媳婦的 若到了十七八歲娶媳婦 就算極少的咧 孔聖人說 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 何以一般做父母的竟糊塗到如此 豈不是一件大大可嘆的事麼 早婚的弊病約計有五種 一有害男女身體的健康 二男女的體格並未十分充健 所生出的子女 必然薄弱而多夭殤 三一國的國民精神 均由一家的子女所積聚而成 在家庭既多薄弱的子女 將來必多薄弱的國民 四婚姻為男女終身大事 必須有立身治家智識的時候 方可謀及家室 否則年歲過於幼稚 智識既並未充足 就是心計亦當然有限 五教育子

女 是父母的責任 所以成婚的時候 在財產上 既須有教養子女的能力 在道德上 亦須有教養子女的材智 如結婚過早 己身方且仰給父母的教養 怎麼能教養己身所生的子女呢 所舉這五種弊病 試問有一點兒差處麼 平心說起來 男女及婚的年歲 必須視國民身子的發育遲早而定 而身體發育遲早 又跟一國的土地氣候 往往有關係 所以各國定男女及婚的年歲各各不同 如德國的男子 須滿二十一歲 女子須滿十六歲 法國的男子須滿十八歲 女子須滿十五歲 日本的男子須滿十七歲 女子須滿十五歲 如不到法定的年歲 成了婚姻 就可由官廳取消 我國還雖有規定這種法律 因此可以隨便結婚 今從我國人民身禮的發育看來 大約男子極早總得滿十八歲 女子極早總得滿十六歲 亦可以望到有利無害的了 婚姻第二重大的弊習 在父母過於專制 婚姻是男女終身大事 必須慎重於先 方可免去各種弊病於後 近世泰西各國 婚姻成立 必須男女兩造同意 且須得父母允可 這是最普通的習慣 惟近來風氣 漸漸注重於自由結婚 自由結婚的意思 凡

關於男女婚姻 專由男女兩造自由擇配 既不必父母的允許 國家亦不能去干涉 這雖未免近乎苟且 然男女既各出於自己的願意 將來即有相差的地方 兩下便各無返悔 亦絲毫埋怨不着傍人 夫婦亦自然而和睦了 我國現今社會婚姻實際上的狀態大多數尊重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男女兩造往往不准作絲毫的主兒 因此父母一味比較門第的高下 爭論聘金的多寡 至於男女的智識品行言貌等 反看得不甚重要 而在做媒的 往往喜歡撒幾句誑語 說幾句好話 以希望兩家親事的成功 待到媳婦過門 不是男嫌女有幾分壞處 就是女嫌男有幾分不好 鬧到後來 小則兩相反目 大則兩相隔離 甚至家庭之中 生出種種可驚可怕的事來 這種情形 在我國社會裏邊 正是不少 推其病根所在 豈不是由父母過於專制在先嗎 自今以後 望做父母的 總不要但從門第上錢財上着想 如男女到了成人的時候 當爲挑一相當的媳婦 或是挑一相當的女婿 在父母以爲配得過去 更須一問男女的意思 男女的職業性情是否相當 或是通融辦法 將男女像片 先互相端相一次 如果

男女兩下都表同情 然後由父母再請媒人 說合行禮 這豈不是最近人情的事麼 次從喪葬上說 我國喪葬最重大的弊習 不外乎迷信風水一道 以爲一家的吉凶禍福 同一人的富貴貧賤 都由於祖墳的好壞 於是聽信一般堪輿先生 指東話西 胡言亂道 往往一人死亡 因靡有覓得好好墳地 或則把棺材擱置家中 或則把棺材浮厝野外 有經過一二年的 有經過四五年的 甚有經過十餘年的 穢氣薰蒸 屍骨暴露 不但疫病因此流行 斷送人命 就是按諸做人子的改心 不把祖宗早早入土爲安 實在未免太對不住祖宗了 假使說風水是可靠 何以我國數千年來 做皇帝的不知若干 做大官的亦不知有若干 從靡有做大官同做皇帝的祖宗 個個是堪輿先生 豈堪輿先生只能爲人擇地 不能爲自己擇地麼 豈堪輿先生不喜自己富貴 只望人家富貴麼 試問世間上有這道理沒有 假使說風水是可靠 祖宗葬了一好地 將來子孫必然發達 是待子孫生出來以後 便可不加教養 自然就大富大貴的了 試問世間上 更有這道理沒有 假使說風水是可靠 萬一我國新定一法子 又

正一鄉或是一縣 建設一大大屍坑 如在這一鄉一縣以內死了人 總得把屍骸投葬於這坑內 難道自此以後 便沒有大富大貴的人了麼 試問世間上更有這道理沒有 近世各國的法兒 凡是死了人 有行火葬的 有把許多人葬於一塊兒的 某山說 有金銀銅鐵錫等礦 就要開 某地以爲當辦的工程就要動 他們并無所謂風水 一樣有大富大貴的人 一輩一輩生出來 可見風水一說 卽使說的天花亂墜 自也絕不可憑信了

以上所述 關於婚喪重大的弊習 深望大家留意破除方算是能聽好話 關於婚喪上各種儀式正多 一時亦舉不勝舉 無非是好做空面子 把最可寶貴的金錢花去就是了 現在社會的生計 一天難似一天 如果確是有錢眼光總得放得遠些 不能但顧目前 與其把有用之錢 費於無用之地 還不如做些公益事業 或做些慈善事業 不但可以使地方上的人 可以享了許多幸福 政府還得把匾額勳章 重重獎勵 俗語說得好 爲善最樂 各位何不記牢這句話呢

第一快事

格言

口唱國歌舉行國慶是國民第一快事
鞏固國防強鄰退避是軍士第一快事
暢銷國貨挽回利權是商界第一快事
精通國文博通科學是學生第一快事
與聞國政發抒偉論是公民第一快事
宣揚國性聽衆領悟是講演第一快事
灌輸常識民智漸開是報館第一快事

勸人不可專靠祖父遺產

選錄湖南通俗報稿

歐美各國的人 無論有若干多的財產 一到年老力衰的時候 便預先處分下來 將來或是傳把自己的子女 或是分給那些親朋戚友 或是充作教堂學校及各項公益慈善的經費 都明明白白的寫在遺囑上 託付一個律師保管 以便身死之後 遵照遺囑處分 這種習俗 原含得有社會主義的性質 我們中國 歷來是重血統主義 家族主義的 一切財產 不管多多少少 概行傳付子孫 不單這疏遠外人 莫想沾潤一點 就是自己所生的女子 也沒有平分財產的希望 平心推斷起來 子孫既然承繼宗支 自然應當承受財產 於天理人情上 本沒有什麼不合的處所 不過承受祖宗遺產的 也要曉得利用這種財產纔好 若是倚着遺產富厚 便一味的坐吃坐穿 全不學點謀生職業 甚至窮奢極慾 瞎鬧胡行 不懂得一點艱難辛苦 把幾個現成的錢 好像用草子的一樣 往外亂丟 那就不怕有成千成萬的遺產 不等好久 就會成了個雪獅子向火 漸漸的化歸烏有了 那時打壁無土 掃地無灰 窮困不堪 飢

寒交迫 反不如這些沒有遺產的人 早就操習了謀生的本領 後來的生計 總然萬分困難 也還可以掙點進款 維持生活 唉 社會上一種傾家敗產 先甜後苦的人 未必盡是些個癡呆愚蠢 全然沒有作用的 只因見理不透 眼光太短 錯認這種遺產 是個永遠靠的住的 故此才敢這樣的坐吃坐穿 不謀生業 才敢這樣的窮奢極慾 瞎鬧胡行 倘若當初沒有這種遺產 或是雖有遺產 全不把他靠作泰山 早些各奔前程 另謀生計何至困苦到這個樣子呢 記得顏之推先生 所著顏氏家訓上 載着南朝一件事 說當時江東的官家子弟 大概都是倚仗家世 過的快活日子 一到朝代改革 便無力謀生 餓壞凍壞的 實在不少 惟有幾個粗通書理 尙能修開個蒙館混活身家 這一條家訓 真是一般專門倚靠祖父遺產的當頭棒 各位承受祖父遺產的 不可不早些回頭猛省 另謀別項可靠的生計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稿無論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